

独幕话剧

張小珍

武汉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編輯
武汉市邮局业余文工团創作組集体創作

蕭敬长執筆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0307

內 容

某邮电支局營業員張小珍，是一个嬌生慣养的姑娘，她参加工作不久，对營業員工作的意义認識不清，工作时不安心，粗枝大叶，对顧客的态度也不好。在一次兌款中多給了顧客 20 元，而这个顧客就是她父親的老朋友，事情弄清楚后，張小珍在同志們的帮助下認識到自己的錯誤，并决心改正，積極投入先進生產者运动中。

張 小 珍

武漢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編輯
武漢市郵局業余文工團創作組集體創作

蕭敬長執筆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漢解放大道 332 號）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 1 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

787×1092 1/32 開 · 11/16 印張 · 14,000 字

1956 年 11 月 第 1 版

1956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,000

統一書號：T 10106·24

定 價：(7) 0.09 元

人物：

張小珍——某邮电支局女營業員，十八九歲。

張德亮——張小珍的父親，一个已經退休的邮局老工人，六十一歲。

張 妻——張小珍的母親，五十余歲。

趙志勤——某邮电支局營業員，工会小組長，二十一歲。

李淑惠——某邮电支局女營業員，二十歲。

曾 昭——某邮电支局局長，四十余歲。

吳慶元——張德亮之好友，某厂老工人，五十余歲。

時間：1956年夏天。

地点：在張小珍的家里。

布景：在一座集体宿舍門口的小院子里，左边是一栋集体宿舍，門前有兩三步階梯，左側有一个大窗戶。这就是張小珍的家。右边露出了另一栋宿舍門前的矮木柵。舞台当面是一排矮樹，左右都通外面的大道。在院子里，右面支着一、二根竹竿，晒着几件衣裳。旁边擺着几盆鮮花，窗戶下擺着一个小圓桌，一边擺着一个木凳子，門左边放着帆布躺椅。这时，太陽漸漸的偏向西方。

〔幕啓，張德亮正在收拾花盆，用鉄水壺慢慢的澆着花，舞台上呈現出一片幸福的气象。〕

張 妻：（从窗口伸出頭來）小珍爹，你把院子里晒的衣裳收進來，好嗎？（張德亮仍然澆着花）小珍爹！把外面晒的衣裳收進來！

張德亮：听到了，一会就收！

張 妻：一会就收，叫你做点事可真不容易。（从屋里出來）

張德亮：人家在澆花，也沒閑着。

張 妻：在家就是澆花，出外就是坐茶館，下象棋，也沒說跟人家帮帮忙。上級要你退休，可不能一天到晚养老，什么事也不干，那好，我也养养老。

張德亮：我养老，國家給我工錢，你呢？

張 妻：哎呀！別拿工錢嚇唬我，要是解放前看誰給你养老金。我要是晚脫胎 30 年，还不是像小珍一样在外面做事。

張德亮：对呀！小珍在家的時候，你为什么不叫她干活？

張 妻：孩子小，你比她！

張德亮：小、小，十八九歲的大姑娘了，看你慣到什麼時候。（已經澆完了花）好！我來收。（收了衣裳送進屋里后，出來）老太太，還有啥吩咐沒有？

張 妻：沒了，老家伙，窮咀！偏沒把你姑娘管一管。

張德亮：姑娘由你管，她不是頂听你的話？

張 妻：听我的話？今天早晨硬把家里存的 100 多塊錢拿去買表，就要講时髦。

張德亮：買表是正經事，也不是乱花。等会請老吳來吃飯，叫了志勤沒有？

張妻：叫了，我是喊小珍叫的。志勤真是個好孩子，平時不亂花錢，月月還得獎金，要是和我家小珍配成一對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

張德亮：這孩子，工作、學習樣樣都好，不管搞什麼工作，都不講價錢，這個月還評為局里的先進生產者哩。小珍媽！瞧瞧飯好了沒有？

張妻：客還沒來，着什麼急。

張德亮：五點多鐘了，老吳怎麼還不來呢？

張妻：現在搬到宿舍里了，他又不曉得地方，你寫信講清楚了沒有？

張德亮：怎麼沒講清楚呢？我保險他能找到，（想了一下）好，讓我到他們招待所看看去。（穿上了短褂，往右下）

〔屋里喊：“張大娘！水開了！”〕

張妻：來了！（應聲進屋）

〔張小珍上。她是一個身穿花衣裳、打着小辮子的姑娘。她進郵局不久，對營業工作不安心，剛才在上班的時候與顧客發生了爭執，沒等到下班的時間就氣沖沖地跑回家了。〕

張小珍：當營業員真倒霉！……小腳女人，剛學了毛主席的報告就用到我頭上來了，……什麼了不起，大不了我不干。從來就沒想到做這種倒霉的事。

〔曾昭戴着一付老光眼鏡，慌忙的趕來。他是來打通張小珍的思想的。〕

曾昭：（喘了一口氣）小珍，剛才怎麼又吵起來了呢？

張小珍：曾局長，您還說我！人家能罵人，我連說話的權

利都沒有？做營業員就該死……哼！小腳女人，這簡直是侮辱，誰受得了！（急得要哭起來）

曾 昭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

張小珍：一個下午就沒遇到一件好事，四点多鐘來了一個老头，沒有戶口硬要兌款，差不多扯了半个多鐘頭，好不容易把他打發走了，還沒歇口气，又來了一個買雜誌的，他要我替他在雜誌里找一分學習材料，我哪兒有時間，就是有時也不能破例呀！以後別人都要找我，那還受得了，我當時就……就沒有答复他……

曾 昭：不答應就完了，何必生氣呢？

張小珍：可就是完不了，他還是一定要我找，說什麼是黨委指定的學習文件，想拿大帽子壓我……誰指定的學習文件也不干我的事。他說不方便群眾，不滿足群眾的要求，像小腳女人一樣，你說這不是欺負人！（越說越氣）

曾 昭：小珍！（安慰地）咱們少說兩句話就可以少找些麻煩，什么事都得“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”。你看！咱們局里的同志和別人吵咀，要給上級知道了，面子上該多不好看！

張小珍：大家都是人，誰該受誰的氣！

曾 昭：不過上級號召我們“熱心服務，不煩不躁”。這個服務公約，我們是應該遵守的。因此，做營業工作一定要忍耐一些。從前老人說：“忍一時之氣，免百日之憂。”搞營業工作就應該有“放大肚子受氣，咬緊牙關吃虧”的精神。你看！我這幾十年來不都是這樣！

張小珍：曾局長，我……我爸爸……

曾 昭：你爸爸在家嗎？（以為張小珍是怕她爸爸知道這件事）
呵——好，我不對他說好了。

張小珍：不，我是說我爸爸對您說了沒有？

曾 昭：說什麼？小珍！（小珍難以說出口）說呀！這孩子。

張小珍：我請求您把我的工作調動一下，窗口的事，我的確干不了。

曾 昭：調動工作是上級的事。其實剛才你少說兩句，人家就不會把意見寫在意見簿上，那不就完事了。你看！昨天有人來買雜誌，你先說沒有，後來看見市局局長來了，就連忙拿出來賣，而且賣了好幾本，這不但可以不受批評，同時也增加了業務收入，豈不是兩全其美嗎？唉——年紀輕，好好干。

張小珍：誰不想把工作做好，可就是偏做不好。曾局長，我還是請求您，把我的工作調動一下，只要不做營業員，我什麼都干。

曾 昭：唉！

〔正在無法解決時，趙志勤上。〕

曾 昭：呵！——好！小趙來得好，來得好！你們談談，（看看小珍）小珍！現在也快下班了，就不去了，好在我叫李淑惠在替你代班，休息，休息。有事明天再說吧：我走了！（欲下）

趙志勤：曾局長！

曾 昭：還是你們談吧！（上前對趙小聲叮囑）可不能談翻了！（笑瞇瞇地下）

〔場上沉靜了一會，兩個人都不大自在。〕

趙志勤：小珍！你，你怎么沒下班就跑了呢？

〔小珍不語。〕

趙志勤：你就不想想叫誰替你当班？

張小珍：（余气未消）我管不了！

趙志勤：怎么管不了呢！搞工作老愛跟別人吵，这又有什么好？

張小珍：这种工作，說別人不懂，难道你也不懂，一天到晚够瞧的了，真不是人干的。

趙志勤：不管怎样，沒下班，你怎么能随便跑呢！这是劳动紀律。干什么工作不一样，只要自己安下心来，就不会跟別人吵架。

張小珍：又來了，这一套我真不願意听。老实說，我就是不願意搞这种工作。

趙志勤：如果一个不願意，兩個不願意，營業工作叫誰搞！不光是咱們邮局要关門，那些百貨公司，專賣公司，合作社……都要关門。小珍！別这样，人家都对你有意見。

張小珍：少教条！你就爽快点說吧！是不是你对我有意見？

趙志勤：这些意見都是大家提出來的。

張小珍：別那么拐彎抹角的，我也不是傻子。

趙志勤：大伙說你在家裏一向嬌生慣养，搞工作不細心，服务态度不好，对顧客不講禮貌。

張小珍：我的服务态度不好，誰的态度又頂好，真想不到搞这种鬼工作内外受气。

趙志勤：你能够对人家的善意帮助說是受气嗎？（犹疑了

一会) 好吧! 小珍, 不談这个吧。今天晚上开会, 由先進生產者作傳達報告, 剛才大家商量打算修訂保證条件, 提出具体办法來改善服务态度。你的意見呢?

小珍: 好呀! 我知道了, 你們光說还不行, 还要訂出具体办法來整我。我不管, 你們要怎么就怎么。

志勤: 这是大家的意見, 你不同意嗎?

小珍: 你別跟我过不去了! 你是小組長, 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, 反正我不同意。

志勤: (实在听不下去了) 小珍, 你这种态度太不虚心, 搞工作不能太任性, 上个月的計劃各方面都完成了, 就是你一个人受到人家三次申告, 第一季的紅旗給人家夺跑了。唉! 你看看李淑惠, 她是同你一道参加工作的, 她在窗口从来就沒有与顧客發生过爭执, 还經常受到表揚呢!

小珍: 你是不是存心來跟我算賬的? 看不慣就拉倒, 你去找那个服务态度好的。(一股气跑進屋里去了)

志勤: 小珍, 小珍!

[趙志勤本想追進屋去, 又回轉來, 沉靜了一会, 將要离开这兒的时候, 李淑惠穿着一身合身的衣褲, 剪的短短的头髮, 急促地走上來。

淑惠: 小珍! 小珍! (看見了趙志勤) 志勤, 小珍在家嗎? (發覺他的神色不对) 怎么啦! 又吵咀了! (趙不語) 讓我去叫她! (正往屋里去, 被趙拉住)

志勤: 淑惠! 別叫吧! 她正在生我的气。

淑惠: 为什么? 小趙, 小珍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, 总得讓她一点。

趙志勤：可是我不能過分的遷就。

〔這時，張小珍從窗戶里伸出頭來，發現趙志勤與李淑惠在談話，暗暗地聽着。〕

李淑惠：（關心地）小趙，兩個人好好的，往後的日子還長呢！（趙不語）怎麼不說話呢？好了！好了！別為這點小事生氣了。

〔張小珍誤會地把頭縮進去，趙志勤仍不語。〕

李淑惠：（忽然想起）呵！忘了正經事，一定得找小珍，剛才我替她當班，結賬的時候差20塊錢，核對好幾遍賬，都沒查出來，問問她是怎麼回事。

趙志勤：差錢！你看，又出了毛病，唉！（無可奈何地）你去找她談，我先去查一下賬。（下）

李淑惠：小珍，小珍！（又走近窗口）小珍！小珍！

〔張小珍不高興地上。〕

張小珍：（有意地）話談完了嗎？

李淑惠：（莫名其妙地）什麼？談完了，什麼談完了？小珍，我知道你今天不高興。

張小珍：（冷言冷語地）那……你一定很高興羅！

李淑惠：正在發愁呢！

張小珍：怎麼啦？剛才不是頂高興的嗎？

李淑惠：我有什麼高興的呢，我是來找你談工作的。

張小珍：（不等話說完）談工作，找組長去談不好些嗎？

李淑惠：他知道了！

張小珍：好，那你就談吧！

李淑惠：（忍耐地）剛才我不是替你當班嗎，……嗯……

張小珍：是呀！謝謝你。早聽到人家表揚過了。

李淑惠：可是最后結賬差 20 塊錢，想找你一塊去查一下。

張小珍：差錢？（頓了一会）好吧，現在我有点不舒服，
你先去，我就來。

李淑惠：（無可奈何地）好，我先走了！（下）

張小珍：（回憶）“兩個人好好的……往后的日子還長呢！
……”還裝蒜！（沖動地）讓他們“長”去吧！難怪這些
時志勤找我的麻煩，……沒什麼了不起的事。沒有他
也一樣過日子！完了，人家不笑話我！要是媽問起來
該怎麼說呢？……差錢！……今天工作不忙，不會錯
……肯定是我錯的？她也替我當班了，她就不會出錯？
哼！反正該我們這些人倒霉！（向屋內喊）媽！我走
了。

張 妻：（上）你爸爸快回了，吳叔叔今天要來吃飯，別
出去。

張小珍：人家有事嘛！

張 妻：一天到晚有事，沒說在家里呆一会。好，你去吧，
把志勤也叫來吃飯。

張小珍：叫他干什么？

張 妻：我不是早說過了，你爸爸叫他來陪客。我還打算
找曾局長到他家去說說，不小了，定妥這門親事，了
結我的心願。志勤這孩子，說什麼都好，前兩天他
和你爸爸談了好半天，說別人對你有意見，要你爸爸好
好勸勸你，你看他對你多關心呀！

張小珍：關心我！嘿！要是真的關心我，就不會在爸爸面
前說我的壞話，也不會和……別提這些，我走了。（下）

張 妻：（一邊收着晒衣服的竹竿架，一邊自言自語）唉！長

大了，就是不听话，看将来出了嫁怎么办！

〔張德亮与吳慶元同上。〕

張德亮：（边走边說）老吳，來，來坐。小珍她媽，老吳來了，快去倒茶。

吳慶元：大嫂，別費事了。老張，可把我找苦了，現在漢口完全變了樣。

張 妻：可不是，我就怕你搞不清楚，才叫老張到車站找你去。

張德亮：到車站上沒找着，還是回來的時候，看見他在向警察問路。起先我不敢叫，怕叫錯人；後來，我想叫錯了也沒關係。哪知道我一叫，果然是他。

吳慶元：都老了，十多年不見，都變了像，你頭髮都白了。
老張！你們這環境可真不錯呀！

〔張妻進屋去倒茶。〕

張德亮：那还用說，這全是咱們郵局蓋的新房子，說實在的，住這樣潤氣的房子還是第一回呢！

吳慶元：的確，記得從前我們住在一塊的時候，那種房子真要命！外面大太陽，屋里小太陽；外面大雨，屋里小雨，真他媽不是個玩藝兒。

〔張妻提着一壺茶，拿着茶杯上。〕

張 妻：老吳，路上辛苦了！（倒茶）

吳慶元：大嫂子，現在生活該好得多了。

張 妻：那還有說的，都是上級的照顧。老吳，十幾年了，還是這樣健旺。

吳慶元：不行呀！老了。

張 妻：可比小珍爹強得多。（邊說邊下）

張德亮：老吳，來喝茶吧！杭州的龍井。（倒了兩杯茶，拿出一包香烟）抽烟。今天我一天都沒出去，你怎么不早點來呢？

吳慶元：其實早就該來了，就是取一筆匯款耽誤了半天。

張德亮：是在銀行里，還是郵局里？

吳慶元：是郵局。

張德亮：郵局！咱們郵局不是挺方便嗎？

吳慶元：方便？嘿，真够噲！

張德亮：怎么？對郵局有意見嗎？你談談，我給你反映上去。

吳慶元：談起來也不是什麼大事，今天我收到廠里匯來的一筆錢，要我从武漢買點東西帶回去，我到招待所旁邊那個郵局去兌。起先我就找中間的那個同志，我說：“同志，兌款。”他把咀巴這麼一翹：“那邊。”我當然往那邊去羅！等我去到那邊，我又說：“同志，兌款。”你說他怎麼說，他說：“我這兒是訂報訂刊物的，兌款到兌款的地方去兌。”我就又問他，究竟是哪邊兌款。他才把手一擺：“那邊！”好容易在櫃台外面繞了一個圈，擠到了兌款的地方。我排了隊，等了好半天，輪到我兌款了，營業員把匯票一看，（手一指）“這是那邊的一個郵局里兌，不在我們這兒。”前後整整半個多鐘頭，結果錢還是沒兌着。

張德亮：哎呀！老吳，你先到我這兒來，我一下就替你办了，免得找錯地方。告訴你，我家小珍還在郵局坐窗口呢。

吳慶元：誰知道這麻煩！沒辦法，接着我就到了那個郵局

去了，一進門我就先找到兌款的地方，那兒坐着一個穿花衣裳的姑娘，打着兩個小辮子。我說：“同志！兌款是這兒吧？”她有氣無力的說：“是這兒。”她拿起匯票一看，又看看我，要去了信封，圖章，這一下我心里才松了一口氣，滿以為沒問題了，就在那兒安心的等吧！一會，她又叫了：“戶口呢？”老張，你說我哪兒有戶口呢？我告訴她，我是路過這兒的，沒有戶口。她說：“有機關證明文件嗎？”我說沒有寫，因為我對兌款的規矩不大了解。

張德亮：你有服務証，為什麼不給她看呢？

吳慶元：是呀！我有服務証，當時我就打算把服務証給她看，可是還沒有來得及，她說了：“你兌款的規矩都不懂，什麼證件也沒有，還兌款？”後來我趕緊把服務証給她看，看了以後，我又對她說了一些好話。

張德亮：又不是人民的老爺，還要說好話。

吳慶元：說好話還不給兌，她說：“這樣不行，如果冒領了誰負責？還不是該我賠錢。”當時我火了，我說：“證件上有相片，還能冒領！”這一下可好，她干脆來一個沒有證明文件就不兌，還說這是上級的規定。

張德亮：讓我去！越說越不像話了。你知道她叫什麼名字，讓我找他們局長去。（拔腳就走）小珍媽！我到局里去一趟，馬上就回。

張 妻：（上）一會小珍就回了，吃了飯再去吧！

吳慶元：老張，瞧你還是那個急脾氣，听我說完嘛！

張德亮：這是什麼服務態度？我倒要去問問她！

吳慶元：坐下吧！別生氣，錢兌着了。

張德亮：免着了，（想了一想）免着了也不行，他們哪兒是在工作，簡直是存心找別人的麻煩。

張妻：他這幾年只要听誰說郵局一點不好，就得馬上找局長呀，找工會主席呀！其實，自己已經退休了，何必管閑事。

張德亮：我這是管閑事？

張妻：不是管閑事是什麼！局里有局長，有工會主席，還有上千的人，他們管不了，要你管？叫你在家里幫幫忙可就不願意，當管的不管，不管的要管。

張德亮：老太太，虧你說得出口，解放六七年，你學習的什麼？開會听了些什麼？當家做主嘛！我告退了，郵局還管咱吃，管咱住，難道郵局的事我們就不管？（歎了一口氣）我看你一年 360 天就只知道圍着鍋台轉。

張妻：不圍鍋台轉，你吃什麼？

吳慶元：得了！老張，大嫂！別為我這點小事爭吵起來。

（張妻下）讓我說吧！後來，旁邊來了一個年輕的小伙子，他說：“給他吧！少麻煩，這老头搞不清！”

張德亮：這更不像話。

吳慶元：雖然不像話，可倒解決問題。那個小姑娘咀巴擗得像茶壺似的，拿了一扎鈔票往櫃台上一扔。“給！”當時我又好氣，又好笑，想着怕你們老在家里等，把錢放進口袋就來了。

張德亮：怎麼不把錢點一點呢？如果錢錯了就更麻煩。

吳慶元：對，來點一下。（掏出鈔票點着）100 元？不對，（又點了一次）還是 100 元。老張！那個小丫頭多給我 20 塊錢……哈……又得我去找她了。

張德亮：找她？可得好好地跟她談談，讓她受一次教訓，把態度改好一些。

吳慶元：這樣吧！我打算寫封信，把錢放在信封里，你幫忙送給他們領導好了，因為我明后天就得回湖南去了，還有些事沒辦。

張德亮：也好，我去拿信封信紙去。（從屋里找出信封信紙給吳）讓領導上好好教育教育她。

〔吳在寫信，張妻上。〕

張妻：飯好了，小珍她爹，曾局長和志勤都沒來，怎辦？

張德亮：稍微等一下，會來的。

張妻：去找一下他們去！

張德亮：老曾倒好找，我一會到那邊叫去；可志勤這孩子，叫我上哪兒去找，八成又是跟小珍去玩去了。

張妻：這些野孩子，有地方好玩，連飯都不回來吃。剛才我又叫小珍去叫的。

張德亮：老吳！你坐一下，我去找老曾來，咱們一塊好好地干一杯。老曾就是那個曾昭，認識嗎？

吳慶元：曾昭！……哦……他呀！怎麼不認識呢！從前咱們不是一塊下過棋嗎？他也在這兒，真湊巧，等一下我寫完了，走！一起找他去。（把信裝入信封放在桌上，同張德亮往右邊的矮木柵里走去）

〔張妻正在收拾着茶具，小珍上。悶悶不樂地坐在竹椅上。〕

張妻：怎麼啦，小珍？（小珍不理）小珍，幹什麼？

張小珍：沒什麼。

張妻：手表買了嗎？

張小珍：沒買。

張 妻：沒買就不買了，還是省幾個錢吧！來！把錢給我收起來。

張小珍：給你。

張 妻：（接過錢邊點邊走，準備進屋）怎麼少 20 塊錢。

張小珍：賠了。

張 妻：賠了！怎麼賠的？

張小珍：賠就賠了，還問怎麼賠的，知道怎麼賠就不會賠錢了。

張 妻：不小心一點。

張小珍：誰當營業員不賠錢，就我一個人？

張 妻：少賠一點，賠這許多。

張小珍：誰願意賠錢，您別提，煩死了。

張 妻：看你爸爸知道了怎辦？

張小珍：跟爸爸說了好幾次，請他到局里說說，給我換一樣工作，他總不肯，還說營業員是為人民服務。哪一樣工作不是為人民服務？一定要當營業員！

張 妻：等你爸爸回來，我再和他說說。

張小珍：媽！我賠錢的事，別讓爸爸知道了，下個月發了薪，我補上就是了。

張 妻：好，我不講。（把錢拿進屋裏去了）

〔張小珍正在着急，趙志勤上。〕

趙志勤：（焦急地）小珍！你怎麼能這樣做呢？人家淑惠給你幫忙總不算錯呀！

張小珍：當然不算錯，錢——我已經賠了，還要怎麼樣？

趙志勤：你可不能這麼說，你在窗口跟別人吵咀，自己氣